

“人類
真的有
未來嗎？”



嗶波新聞

www.clab.fi Established 200 000 b.c. October 2005



“誰在乎
輸贏？”



2004倫敦奧運會年曆



八仙過海用愛進攻大陸 誰來參加？



威爾·昆拉普(Wien Kunnapu)要在高雄
興建九座曼達拉寺，新興宗教都市復甦。



後工業藍際 實試！

柔性獨裁專政宣告實行！

近日，在南台灣高雄一處軍營內的洗衣房中，發現幾具疑似傳輸發報器的特殊裝置。這些看來怪異的裝置，據報是設計用來收集植物間和天空中的聲音。令人訝異的是，裝置的主要功能還包括連結現代人和大自然與人性之間的關係。

裝設在洗衣房中的發報傳輸器，是一系列超科學化的設施，可用做觀察和操縱後工業都市的種種現象。為要增強傳輸的效果，它以高塔為中心，向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延伸八個次方位，在外部與內置各圍成圓周，全方位吸納巨大能量。第三層方圓半徑之內的都市區域，也在傳輸範圍之中，在都市中發生的一舉一動，似乎會對傳輸發報器產生互相牽引的加成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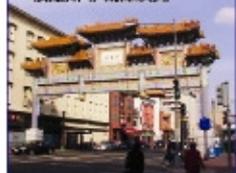
不理會任何高雄的政治氛圍，長期以來，發報傳輸器以新型後工業都市發展研究中心的姿態矗立於此，其實，住在此地居住的人民早就知道了：柔性獨裁專政已宣告實行。



在高雄，我們發現跟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電影《潛行者》(Stalker) 台灣版一比一的場景。我們正在走過未來，可未來跟永恆有任何關係嗎？若把周遭所有的事情，往回推一千年來看，你會發現，即使世界很大，歷史卻不斷重複。日光底下無新事。

全世界主要中國城

- 泰國 曼谷 暹羅叻路
- 菲律賓 馬尼拉 比農多區
- 越南 胡志明市
- 馬來西亞 吉隆坡
- 英國 倫敦
- 美國 紐約市
- 法國 巴黎
- 新加坡
- 加拿大 奧倫多 多倫多
- 日本 橫濱
- 俄羅斯 伊爾庫茨克



讓你的
夢想
成真！



明兒個天氣
多雲時晴，錯不了
準下雨！





圖說：馬丁·羅斯 (Martin Ross) & 馬可·卡薩格蘭德 (Marco Casagrande)

文 / 巫祈麟

台北開始「動」？

2004年藝術界倒數的時刻，誠品書店地下二樓藝文空間「台北城市行動」開展。從沒聽見如此多人潮，簇擁著爭相參加任何此類小型的藝術展覽開幕。這也許預告著一件簡單不過的邏輯，因為參與的人多嘛。實際上，這項純屬靜態的展覽，看來其實比較像成果發表會，要歸到「藝術」那區域自然也說的過。總歸參與藝術型態本身，不在只有片面個體和混合素材/質感/材料與螢幕。它全面性走向人群擁抱生活，真實深刻存在於原本冰冷大都會之中。於是，台北動了便活了。

打破幾件也許可能不知所然的龐然「公共藝術」，這是一項在去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三日在臺北城市曾經發生，以「城市行動」為題，蘇珊·雷西 (Suzanne Ray) 、尤妮·荷蘭 (Unique Holland) 、希娃·葛羅斯 (Sheva Gross) 、謝政彬、彼得·凡馬勒 (Peter Van Marle) 、吳瑞剛、陳永賢、馬可·卡薩格蘭德 (Marco Casagrande) 、馬丁·羅斯 (Martin Ross) 等7個分屬不同國籍的藝術家，與四個不同的在地社群

：青少年、婦女、老人、臺北市民，藉由關乎自身的議題 (個人) 或社會議題 (集體) 的切入，共同創作的行動。

展覽本身接連城市住民族群議題，當然值得一看的。倒是，令我驻足最久的，不是放大型電腦螢幕播放外接觸感鍵盤、不是需要來回奔走花人耐心的粉色策展宣言、不是華衣麗服的類時裝展覽、不是搞不清能不能放出聲音的CD唱盤。而是，在某一角角落射在牆上持續播放各個作品在活動/表演/手作期間的簡短紀錄影片。影像的紀錄，讓我真的相信，展場間各個巧妙精心的設置，曾經在數月前真實的發生過，大小老少市民們活在無所謂「藝術」的公共空間之中，跟藝術家們，盡情透過參與的過程，讓城市動了一小下，展現著不一樣的姿態與對應場域的態度。有那麼一陣陣腦袋，如果早點知道這場盛會，並且符合年齡資格的報名參加其中一項工作坊，就能穿著黃衣或者紅衣，腳踏騰裡著唱「喇·嗶嗶嗶」；手推鐵馬踩街尋探別人對台北希望，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鐵造木馬傳息導管



「公共藝術？跟我們沒關係。」兩位M先生大小光頭。馬可臉小嘴，客氣的要我根據他的專業背景稱他為「建築師」；馬丁·羅斯堅持說，他要打鐵自小在阿拉斯加發生，雖然受常參加各項大小藝術活動，卻謙稱自己不視藝術為何物。對於馬可，人們應是熟悉的，2003年十月，他在台北公館寶藏廳短短數禮拜間，操作一系列實驗活動，即與環境表演「地景詩之變奏」及地景構築「台北有機層」，在台北地域人文思考空間中，瀟灑不小的生機震動，透過口語文字和仍在寶藏廳部分運作的小生機有機系統，近乎驚天動地不可思議先行者。去年中，他偕同工作夥伴鐵馬人馬丁·羅斯再度來台，於淡江大學建築系任職客座教授。在「台北城市行動」裡，他和馬丁和淡江學生，手作7隻「特洛伊搖馬」(Trojan Rocking orses)，和同學們穿著劃一的T恤，兵分八路帶著鐵馬部隊，遊走於城市多處，邀請民眾用筆寫下夢想、記憶、想法與意見，投入特洛伊鐵馬之中。再由市長開啟鐵馬，由參與行動者朗誦來自各階層民眾的訊息。他們兩位不斷強調這次的行動，並未到此結束，而是收集資訊的最開端。他引用佛雷茲朗 (Fritz Lang) 的《大都會》(Metropolis) 電影裡的一段話「心是頭、手之間的仲裁者」。(The mediator between the head and the hands must be the heart)，提供一個交換與傳遞訊息的介面，讓市民直接參與都市規劃的重型工程。馬可和馬丁認為在這次行動裡，他們的身份是訊息傳遞者，而不是企圖基礎破壞地景原貌的破壞角色。「在建築於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城市裡，仍可企圖用各種方式，進入城市人格中的潛意識，企圖改變城市裡靈魂的模樣

。這不是大興土木致力造景，就能建造成功，反而是要細微傾聽，城市深處流露發出許多細微微小的訊息。那改變如同，小小針灸左右下針，便能顛覆皮膚層，貫通任督二脈氣經絡。」馬丁延伸：「真正屬於都市的潛質地貌改變，當然更不可能是造超高101就可能完成的！」

他們的想法是連接政治嗎？馬市長可會傾聽台北人的筆下語言，規劃理想台北都市地圖？顯然，我又解讀錯誤。「政治的事歸政治，誰能相信政治？」馬可略帶嚴肅的口吻。說的極是。其實，這套計畫是需要接連傳遞，現在，第一步初步的資料收集已經完成，接下來他們則在忙於蒐集所有台北住民的意見，紙上企畫著，這座城該是什麼模樣。他們表示：「我們期待不是為市民們再造個虛妄之城，或者行動之後，你在城市外觀上也看不出任何改變。但因為消息以自己的步伐傳遞，許多觀念便輕易的被理解，氣質亦為之有變。所以，我們會發行僅有一期的『人層台北公報』免費供大眾傳閱。」為什麼是報紙？網路不是快多了。「嗯，我們嚮往1920年代的生活的人，當然是無可救藥的懷舊作家。紙本傳遞訊息的方式充滿一起手捧分享的愉悅，也有可能當報紙變成垃圾，飛在街上，下個無名的某人拾起，再次閱讀。時序可能不重要了，但是紙上的印出來的想法又落進另一個人的身心靈裡，隨意永生。」馬可又帶著慣有的微笑說。

(照片資料提供 / 台北市文化局、誠品書店 本文原載於破道報復刊第343期)



地球? PLANET EARTH

這裡沒有任何神祕，每一件事情都很簡單，我們卻仍毫不在意，忽視了簡單的事實。我們現正處在一個特別的時間點，既然已經擁有能夠摧毀一切(或是摧毀我們自己的)工具。退化正在發生，大自然將會勝利。最大的問題是，人類將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嗎

人類? HUMAN BEING

我們能使用太空船行駛在真空中是極迷人的。我想念那中世紀，幸運的是，在我們之中仍有人擁有帶我們回到過去的工具。我們可以嘗試使用感受性的獨裁政權，不是橡皮式的，而是更迷人的方式。

倫敦? LONDON

很棒的地方。如果倫敦採用了人層，她將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倫敦就是世界。

馬戲團? CIRCUS

表現意外或意外發生的可能性是人性的驅動力之一，而馬戲團用一種很純淨的方式表現這件事。這種表現大體上缺少了建築及都市規劃而擁有設計用以取代現實。在最後，建築師、藝術家及人類學家應該是一群擁有足夠感知力去感受、感受那屬於人類生活中真正的真實並且展現那地平線。但是，他們太嚴肅了。馬戲團在學術方面並不嚴肅，我相信馬戲團有機會。我擁有一個馬戲團家庭，我的工作宗旨就是幫義大利喜劇式馬戲團建築！(commedia dell'architectura)

鄉間? COUNTRYSIDE

乾淨的鄉間生活-伏特加及亂倫。當城市開始墮落時，鄉間自然不例外。

立方體? CUBE

立方體是好的。我喜歡那對於自相矛盾的完全控制，就像禱儀或是立方體。它給予了犯錯及失去控制的重要機會。

綠色? GREEN

紅色比較好，還有黑色。白色也不錯。沒有其他的了。

浴室? BATHROOM

有趣的現象。人們常在樹旁小便或直接尿在街上。浴室是一個讓你滿足自我快感的設備，它沒有不好，那是個榮譽單位。

項鍊? NECKLACE

我自己太虛弱，無法承擔像任何珠寶，但，時候快到了。項鍊帶給我心裡的暴力及色情文學的意象。

垃圾/報酬? GARBAGE/CARROT

垃圾跟麵包是一樣重要。當我們在工作時，能找到回收材料當作解決需要的方式時，我們就安全了。而回收必須被放大到整個大結構中，這是唯一的方法。戰爭不算什麼，污染是非人類的，噁心，非自然且愚笨的。在垃圾中我們能找到人類的未來。城市必須像堆肥。

默劇? PANTOMIME?

義大利藝術喜劇 (Commedia dell'arte) 和牽繩木偶劇 (marionettes) 是戲劇之王。都直接介於夢世界及潛意識中。我認為政客應該只用默劇的方式演出。這樣整個國家將會團結且充滿睿智。

東方之地? ESTLAND

愛沙尼亞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你仍然擁有戲劇般快速成長及主動的生物。這樣的氣氛對於整個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很快的你也會開始退化。放聰明點，現在就主動攻擊吧！

創造力? CREATIVITY

每個人都有創造力，每個人都對藝術非常敏感。正因如此柔性獨裁政權有可能發生。你無法學習創造力，你只能學著去接受它並不要破壞了你自己的獨特感覺。

永恒? ETERNITY

所有人的生活與永恒都應有緊密的關連。往回看一千年，對照起現在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一樣無新事。未來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剩剩多少是永恒長存的呢？



台灣設計博覽會未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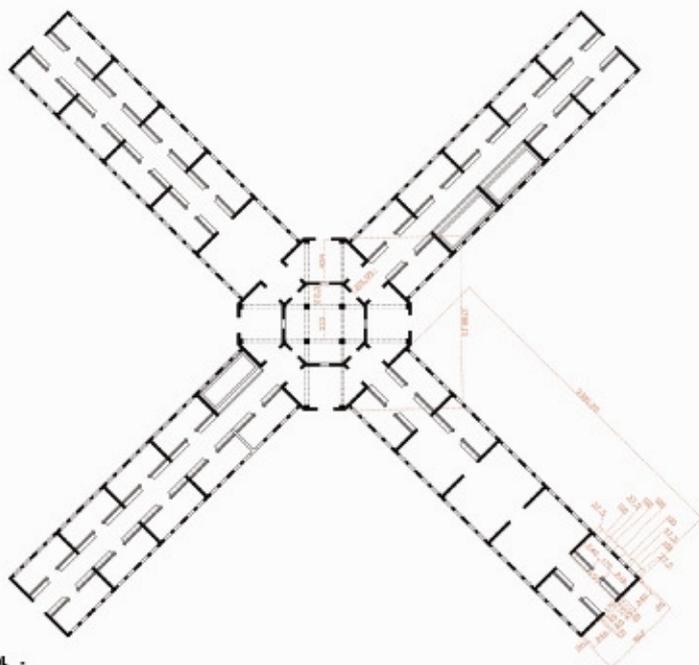
未來館擔負著社會責任，讓藝術家、科學家與人道主義者齊站在同一個水平上，帶著細緻的敏感度面向未來。

未來館是由一群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家與科學家，藉著各自善用的媒介工具，為現今人類環境提供彼此論述的空間。構成展場元素包括建築、都市設計、環境規劃、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繪畫、電影及平面攝影。

參與者在「海洋」、「城市游牧」、「有機層」、「都市針灸術」等四個題目中，產

生對話連結回應。作品也可能在跨題目中游移。

設計是在高度自制的創造力底下，仍保有自由去探觸那些不受控制的事物。不管是工業設計、室內設計或其他類別的設計行為，最好的設計，總在藝術的創造力和日常生活中構築聯絡的橋樑。在控制設計成品完成之前，是當挑戰性的藝術創作過程，這正是貫穿未來館的主旨。未來館試圖呈現，在最後設計成果前那段真實片刻。對未來館來說，設計，總在未來發生。



國外：

馬可·卡薩格蘭德(Marco Casagrande) / 建築師

馬可·卡薩格蘭德1971年生於芬蘭土庫。2001年畢業於赫爾辛基科技大學主修建築及都市規劃。1998-2003年間，曾與Sami Rintala合組工作室建築師事務所。2003年創立C-LAB，現任卡薩格蘭德實驗室(C-LAB)主持人。

C-LAB是一個以芬蘭為主軸，並結合來自世界各地各領域的建築師、都市規劃師、藝術家及科學家的實驗室。C-Laboratory在德國威瑪、芬蘭赫爾辛基及台灣台北皆設有辦公室。高度移動式的工作小組在全世界參與各式建築及都市規劃案。

磯根(Iso Sakura) / 裝置藝術家

1974年生於日本熊本縣。以專業策展人身份在藝術界展露頭顱，2001年曾在日本當今最重要藝術展「橫濱三年展」擔任執行策展人。並在澳洲、日本策動多場國際性藝術展覽。隨後，她轉行下海變身藝術家，佔領廢棄房舍致力研發她精心設計發明的一連串有關「傳輸發報臺」(Transmitter)的裝置藝術。

加藤義夫(Yoshio Kato) / 淡江大學建築系客座教授

早在七零年代綠建築尚未被重視之前，加藤先生便體會到建築與永續環境之間的重要性。他的重要研究包括利用自然能源的生態建築以及重視環境的地域性計劃。並針對誘導式太陽能和可持續發展手法著手進行都市規劃。許多日本重要建築師皆受教於他的門下，是當今生態建築的先驅。

威蘭·昆拉普(Vilen Kunnapu) / 建築師

愛沙尼亞最重要的建築師與藝術家。1948年生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1971年畢業於愛沙尼亞藝術學院。隨後與建築師Ain Padrik共組建築事務所。作品曾獲多項國際性建築與空間獎項。近期重要建築作品包括 Tartu mnt 15, Radisson SAS Hotel與 FKSM Business Centre。他同時也是難得一見的建築評論家，其著作多發表於國際性建築期刊雜誌。

阿格斯·昆拉普(August Kunnapu) / 建築師

系出名門阿格斯·昆拉普正是威蘭·昆拉普的兒子，同樣畢業於愛沙尼亞藝術學院並取得碩士學位。同時也是一位建築師與藝術家。他的創作形式相當獨特，廢棄的廠房、木門、圍牆都是他的畫布。他善於應用色彩，改變建築物的質地，跨界建築與藝術的最佳代言人。

機員31(CREW*31)

由多位北歐籍建築師和建築系學生聯合組成的國際建築營隊。以丹麥為基本駐紮營地，已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姿態跳脫建築活用地景，作品常帶有強烈游牧色彩。其團隊作品曾代表丹麥參加2004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國內：

季鐵男 / 建築師

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建研所碩士。目前為「乙建築事務所」主持人和「都市行動國際組織, Urban Flashes」主持人。並於挪威柏根建築學院和東海大學建築系兼任訪問教授。這次將以「微觀城市」作為展出的主題，將以裝置藝術的型態展出一系列與城市環境空間互相對話的作品。

葉偉立 / 視聽藝術攝影工作者

1971年生於台灣台北，1997年畢業於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藝術碩士。主修攝影。曾以「寶藏廠泡茶館第二階段」參加2004台北國際雙年展，2005年擔任策劃「湖：趨近於一段跨文化的對話」擔任策展人。在台灣設計博覽會的展出作品將以2004年柏克萊獎(Berkeley Prize)首獎得主Angela Nkya論文《城中之家》(At Home in the City)做為創作元素，拍攝一系列攝影作品。

巫祈麟 / 文化創意工作者

活躍於台北劇場圈，2001至2005年曾任破報資深記者，撰寫紀錄大量有關台北文化圈的公共事務，關注新媒體的發展和地下文化的另類串流。目前則將重心轉向跨界跨領域媒材創作。

高俊宏 / 藝術家

台灣新生代最受矚目的藝術家之一。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的高俊宏，從事將近十年的行為藝術創作，並與友人組成「阿不過」(A- Bu-Toung, 2000/10)團體，且經營「CAM柑園實驗」(Conversation of Art and Media)。

後工業艦隊

PIF_T將船艦轉變為新的公共空間,開闢水上空間之使用及將港口成為都市中心的面貌。

後工業艦隊_台灣介紹了一系列有關於台灣港口及水域發展可能性的可行的計畫及企劃案。

此案是根據各港口的了解及分析,根據各區域狀況及跟城市的相互關係,城市角色係根據後工業化之前身,而先前的發展及城市關係都逐漸消失了,這些港口現正處於一個很獨特的建築空間及歷史腳步之中,應該要能融入所有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船支及艦艇向來是港口地區的主要構成部份,船隻擁有和感官質量相同的廣大空間,潛力在船上是一種獨特的經驗,不論是在水面上還是水底,可以去感覺水,並橫跨穿越它的邊界。在港口深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感覺風和天氣的變化。

每一年大約有200艘工業船隻在世界各地不再執行任務,這關係著一千萬百萬立方英尺的空間消耗,這些除役的船隻被安置在東歐或亞洲,開始執行拆解,而造成的環境問題也造成大眾的輿論。

後工業艦隊_台灣計畫包含將這些船隻運送至一個新的公共區域,能開放水域空間讓港口區重新變成城市的都市表面的重要部份。

在這裡展示著大量船隻和駁船的高可塑性轉變的可能計畫,在這裡所選擇的船隻都是在台灣水域中非常常見的樣式,同時也能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或東北亞區域取得。

CREW*31也想要擴充後工業艦隊,例如將漂浮平台轉變為電影院及放映室,流船轉變為直民花園,駁船轉變為溫室蔬果市場,舞廳及餐廳,貨櫃轉變為臨時住宅,青年旅館及旅館,船隻轉變為擁有漂浮三溫暖及日光浴甲板的浴室。

CREW*31是由建築師Rebecca Arthy, Christina Sofia Capetillo, Marco Casagrande, Dan Cornelius, Susanne Lund Fensen, 景觀建築師Kristine Jensen and Steen Bisgaard Jensen, 建築師Lise Andersen, Bjarke Ingels, Jørn Utzon and Peter Zumthor所組成。

後工業艦隊_台灣是延續CREW*31原先為丹麥皇家政府及2004威尼斯雙年展的研究及設計所完成。

by CREW*31



港口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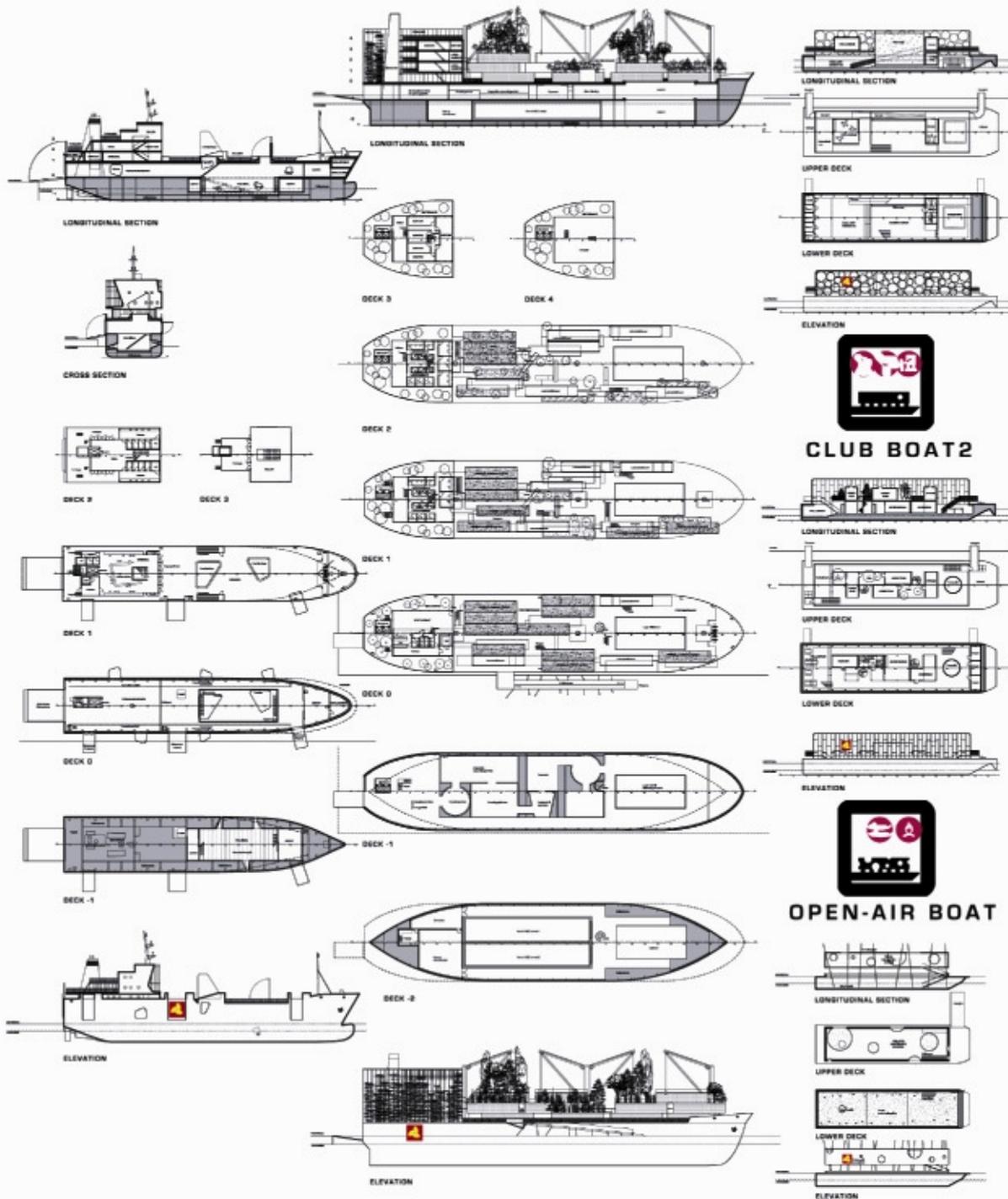
COMMUNITY SHIP



BIO SHIP



CLUB BOAT 1



後工業艦隊





(VIII) 逆種植

文 / 高俊宏

台灣 To plant inversely / Taiwan / 2003-04

以「人的表層身體」作為土壤延伸的種植計畫，分為二個步驟進行。(1) 環島採集階段：於台灣島嶼的東、西、南、北、中、及離島等六個位置實地採集植物。(北橫山區 / 彰濱沿海 / 北大武山區 / 花東縱谷 / 南投蘇仁愛鄉 / 台東蘭嶼嶼嶼) (2) 採集者與採集自上述六地之植物進行六段共體生長的過程。(3) 以機械裝置環繞台灣島一周投影。

Documents

2004 / 逆種植 / 柑園

將身體表面轉換為「母大地」的概念——透過田野採集的方式，繞台灣本島及離島採集植物，並將植物逆種植於人的身體表面各部位(頭 / 肩 / 腰 / 膝.....)於是，植物是一個中間點，植物的兩邊，身體與土地形成相互流通 / 流暢的概念載體。

資訊的交換 / 能量的交換 / 性別的交錯.....可以說，當代文化已經有別於以往對事物的「回溯」、「還原」、「本質」的思考路線，而集中於「事物的可交換性」的遊戲裡。逆種植計畫回應了這個文化思考方式，這個文化思考在於不斷地強調事物的連結效益(小世界的形成)。

2003 / 逆種植紀事 / 柑園

傍晚，我開著車來到了彰濱工業區沿海，是時，正值秋夏交界的季節，沿海吹著台灣海峽颶來的強風，附近甚至有些地名是和著這強風以及海洋的鹽水味，「飛沙」、「草港」，我尋找著植物.....任何看起來是自然生長的植物，而不是農作物.....我開著車，在西濱公路的通車終止處開始尋找，跨過流向不遠處台灣海峽的無名排水溝渠，穿越「什股尾」一片接著一片雜作農田，天色逐漸漸漸地昏暗，我無法找到一株自然的植物，大多都是人的農作物、人種盆景、以及荒地低矮野草.....這塊土地，居然這麼細密地劃分在人為的權力劃割之中，我渴望某種意義的自然在這裡是沒有的。

夜晚隨著來臨，萬物隨著退隱。

2004 / 阿普瑞遜一忘 / 柑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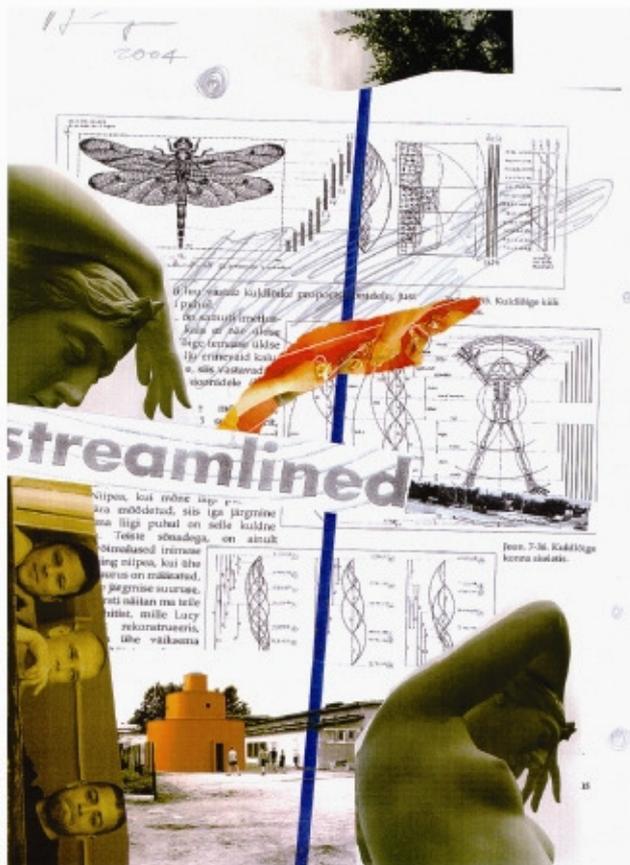
於是，當美學曾經擁護的那種主體性被晃動之後，現在我們的問題似乎僅剩下如何忘了藝術.....我稱之為的「藝術展場補洞工程計畫」如應了上面這些。

再說吧！阿普瑞遜。

未來建築學

文 / 威蘭·昆拉普 (Vilén Kunnapu) / 建築師

二十世紀以西方主導的建築，主要建構唯物論之上，反應物質社會的根本需求。多數西方建築論述極具破壞性，不但無視「東方」，也無視宇宙全體的存在。極少數具有天分靈氣的作品，則如上達天籟的通報者一般，向著混沌的「西方」傳遞充滿性靈的訊息。時序更迭，這創造者的數目正在增加，他們有能，發現與另一個更高層次的精神世界溝通的方式。未來的建築應具和諧與正向性，超越小我，猶如竹子中空的導管，接連世界和靈性源頭。舊約利未時代的建築師和西歐中古時代匿名建築工人為神建造的教堂，都是在世明證。作為「城市針灸術」的能層中心，建築，絕對要具有神性和宗教氣質，並交由聖者管理運作。屬神的建築是在世漂浮的天堂，建築本身也依循此種規格屹然存在。這將是未來城市建築的生存真理，當然，也是自然界建築學長久以來皈依的方向。



台灣浮士德

日本正港左翼地下劇團「野戰之月」編導櫻井大造，籌畫兩年，率近五十人以個人獨立名義來自台日各地基層勞工、地下樂團、學生、不憤知青、藝文大老、劇場新兵、行業人士加入「台灣Faust計畫組織」，在公館同安街底水源路紀州庵旁的空地，堅持不拿任何形式資金補助，自搭樓高三層的板橋魔幻舞台空間，計畫連演六場《台灣Faust》。



造反有理

文 / 李鐵男

「微觀都市方略」關注世界各地城市中不受矚目或衰敗的區域，實際上，這些在傳統都市設計與資本導向的都市發展中被遺忘或廢棄的日常生活空間往往包含著所在城市的獨有特質。以高雄為例，我們計劃在高雄的原始地景中找出「微區」，並進一步在其中提出轉化現存巨型結構的戰術。尤其是為了生活在高雄的一般人的福祉，為了要達成這個新的平衡狀態，反動是必要的舉措。

There are reasons to turn things over

Micro-Urbanism is looking at the vulnerable and insignificant side of contemporary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ese forgotten and often being abandoned areas of everyday life under urban design and capital driven development are, in fact, holding the genuine quality of each city. Taking Kaohsiung as an example, we plan to identify the micro-zones embedded in the original landscape of Kaohsiung and to further propose tactics in relation to micro-zones to transform existing mega-structures. In order to reach a new equilibrium of urban condition, the subversion is necessary, especially for the life of common people living in Kaohsiung.

The whale back to the sea

七一小隊

李鐵男 陳正杰 賴彥仁 邱俞鳳 黃寶億 蕭之華 歐陽勤 梁智超 盧愛沙





大樓的屋頂多了一塊綠方圓花頂，讓空氣更清新，高空之下的城市景觀也越發可愛。



漂浮三溫暖

2002年建於挪約羅森道（Rosendal），這座三溫暖位於哈丹蓋爾峽灣（Hardangerfjord）當作此地居民的休閒中心。牆面由半透明的質材製成，水灑在燒熱的石頭上時，發出陣陣氤氳地熱氣。先得划小船，把身上的衣物脫個精光，享受三溫暖，當身子變熱了，還可撲通掉進海裡，滿身清爽。



高雄曼達拉寺
作為城中居民精神安歇養神再出發的停駐處所。



1. 復男跑者 / 發光 BLADE RUNNER / SHINING 壁克力電視與放映機裝置
2. 男孩騎車 BOY WITH A BICYCLE
3. 貓二 CAT 2
4. 表演 PERFORMANCE
5. 薩滿出神 SHAMAN-IN-TRANS
6. 建築師肖像系列 布魯斯戈夫 BRUCE GOFF 壁克力顏料門版
7. 建築師肖像系列 札哈·哈蒂 ZAHA HADID 壁克力顏料門版
8. 科赫特拉壁畫系列 阿諾爾德·魯特爾總統 PRESIDENT ARNOLD RÜTEL
9. 科赫特拉壁畫系列 雪白 SNOWWHITE
10. 科赫特拉壁畫系列 威廉度 科赫特拉油頁岩工廠創立人 WILLIAM DUNN, FOUNDER OF OIL SHALE FACTORY IN KOHTLA

愛沙尼亞建築師 阿格斯·昆拉普 (August Künnapu) 藝術宣言

- § 在我的畫作裡我試圖描繪世界的實像。務必避免過度美化或是醜化她的模樣。
- § 我在生命中熱愛的事物如下：電影、藥物、文學、音樂、運動和建築
- § 我的靈感多數來自於：由我、朋友或是陌生人拍的黑白照片
- § 我要乾淨又簡單的畫面。
- § 用明亮的顏料作畫，要不然，畫面就不會那麼與眾不同。
- § 我喜愛畫作生氣勃勃充滿動感，但偶爾我也喜歡靜物寫生。
- § 從適合掛在咖啡廳小尺寸畫布到畫滿整座油頁岩工廠，可以在不同地點不同材質上作畫是很棒的事！
- § 有時我會在不同的板上做畫畫實驗，例如羅瓦斯的木頭小隔間板、洗衣板、電視螢幕、碗櫃或者溫室。
- § 我從不預先寫或是模仿自己的作品。
- § 在藝術裡搞錯置似乎是蠻有趣的論調。

寄生

概念文字模型製作 / 實踐大學建築研究所一年級 許竣程

生物因生活在其他生物體內或體外而得益, 卻同時損害這個生物的關係。試圖由這些基地周圍圍繞的平凡附加物, 已無厘頭的觀察, 由大到小分成四類, 以建構出一條recycle的路徑:

*城市器官-

城市中某些消化, 排泄與免疫保護的器官之存在, 使得城市中循環機制得以運轉。

*及時裝置-城市中有些暫時而非預設的空間, 總是能發揮及時的效益, 以解決當時所需, 成為合法的暫時路霸。

*附加產品-城市發展過於飽和的結果, 導致人們在現有的剩餘空間尋找使用的可能性。

*寄居蟹-某些活動或行為可以彈性的移動方式存在在生態系中, 因攝食而發生的族群關係, 可以歸併為三個主要組成: 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

從上自下圖說:

雨水收集器

- A-雨水收集
- B-過濾器

A-發電機

B-廚餘回收器

利用動物排泄物與垃圾堆中的沼氣當燃料, 燃燒後產生氣熱能來推動渦輪

土壤培養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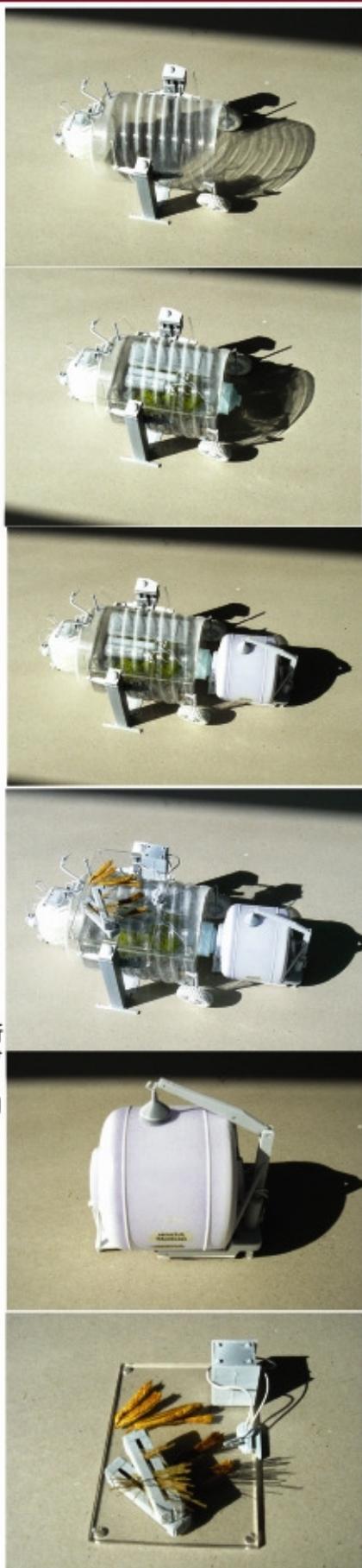
A-定時灑水器

B-培養皿

蚯蚓生活於土壤中, 在其進食過程中會吸收土壤重金屬或農藥等, 因此是個極佳的土壤環境記錄者。根據國外研究顯示, 蚯蚓體內能負荷的重金屬累積含量超過其周圍環境的千百倍, 因此繼植物後, 成為清除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新希望。據統計, 兩噸蚯蚓一天可吃掉一噸有機垃圾。蚯蚓在吃垃圾的同時還會產生無味、無害、高效的綠色有機肥, 3噸有機垃圾可得到1噸蚯蚓糞。有人做過實驗, 在有蚯蚓糞的土壤中栽培和種植豌豆、玉米或馬鈴薯等, 可分次增加3倍、2.5倍和1.35倍的產量。

鳥花園自動餵食器

在小型方塊園中種植稻麥, 成為自給自足的鳥花園。





阮慶岳．馬可卡薩格蘭手繪 + 隻字片語

當我死了，只是凋零消失了
這是跟世界告別最好的方式
人一到大限，那麼，就走嚕

但在此之前，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你早晚習建築學理，隨後開建築事務所，又被過於商業的建築界荼毒搞累。你仿若在建築裡消失，但又像隻幼獸睜眼觀察四方一做策展、寫評論、註書評、當個好教授。你知道建築是怎麼一回事，你憤恨，你也知道仍有些建築師值得期待。在永恆的時光中間你會是個詩人，但當這刻還沒到前，回來造一座建築吧！請一定一定蓋座房子。

恐慌難免

你應當蓋間學校。把學校蓋在一艘船裡，選擇好人來擔任老師，實踐大學也可以在哪兒呦。這間學校專為公共環境藝術與建築而設，船可由廢棄的工業船改造，停在高雄或是基隆都好。

船裡還可設置當代建築藝術美術館。

要造成了，肯定遠近馳名。學生一定要在船裡如修行者一般生活。身體的鍛鍊一定得嚴格要求，活脫托爾斯泰小說農莊的現代建築版。

壞學生呢？

他們會當做船員如奴僕一樣服事其他人。



Tremendous sexual drive and a big ego - I know the place where the wind The energy of
brains don't mean a shit. Yes I agree that it is good for you to fight for revolution, took my grandfather, everyday life is
 but be aware when you think that you know what the revolution is. telling us that we ar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uth.

Nonsense - makes no sense. Can be good to start straight with this, -I for one stand steady with my two feet on the ground.
 really not trying to do anything. No layers, no aesthetics, no method -You are stand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m.
 no idea. Anyway through serious nonsense you arrive somewhere, Without his uniforms man - De you believe in the dictatorship of sensitivity?
 relaxed in an accident. God's fool style a jester mocking the king is just a common ape. - It's purely impossible. Yes.

Choose glamour.
So everybody has now his or her's - What is like the key of art? **Who Cares Wins**
 - To be present.

personal magical item with you. When a man is born, he is perfect. A possibility is post industrial meditation.
You throw it now to the tunnel. In children's play the intensity of being present When the modern man loses
 is total. Nothing compromises the his 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e, he will die.
Then you go to the tunnel, narrative flow of the play. Everybody
and listen to the snorkel. improvizes relaxed and are connected in subconscious levels. Then Sinners following their instinct
 the world gets to us and we start forgetting this. To get the primeval closer to the beat, closer to the
 origins of MTV and Nokia. To

Fish is Listen to the Snorkel? purity into the design process, we must forget the forgetting. surroundings no longer in
real. A way of living in straight connection with nature and Here we are at the threshold. connection with nature.
 depending on people around you requires some we knes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a pine tree and
 moment of your lives. You have finding it very difficult

-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Porcupine? The transformation wish will come true. The most sincere one. surroundings
 is almost complete. The one reached through suffering. of mangrove.
 - I don't know. I guess the Zone got to him. One day he returned
 from the Zone and suddenly got amazingly rich, amazingly rich. Take a holiday
 whenever you

Then the next week he hanged himself. A bear has hair because it's hairy and not because somebody has decided so. like, and
 The mediator between the head and the hands must be the heart. and as he makes his way come back
 across it a man may break without so

Exfiltrate the house And that, that is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and The economical surroundings don't support
 virtue - liking what you've got to do. All kindness. Without kindness there will be no
of lie and come conditioning aims at that: making people like I am the God - Well of course if you are sensitive to beauty you are also sensitive for far a man than to
 their inescapable social destiny. Real reality is a value, that can not be speculated - it is total. be without anything -
 or a

back to the The artist seeks to destroy the stability by which society lives, for the sake of drawing closer to the ideal. Society seeks stability, the artist, infinity. You can not value kindness by economical or political speculations. he is with all.
construction In today's world it is like this: if you think positive things, This is this, and this ain't
 good things will happen. If you think negative things, nothing else, but this is this
 site of eternity, nothing good will happen. We must find a strong sense of other layers of reality than material.
 Just as society itself Nature is just a reflection of god. Of course If so, death is a beautiful end to begin a new life.

produces the man, so is The Snorkel. They say he is a child But if we are stressed by running after money and materia,
 society produced by him. with grey hair, a grandfather with milkteeth. stress for stress's sake, death is a defeat, bankruptcy.



逃脫的地景

三座廢棄的穀倉被裝上十公尺長的木腳,為了可以讓他們慢慢的搖搖晃晃的行走。

逃脫的地景, 建築地景裝置, 芬蘭, 1999

逃脫的地景, 一件三座廢棄穀倉, 架在十公尺長的木腳上的建築裝置。穀倉們被逼迫到非得離開它們原本跟土地的關係的界線, 站了起來。因為寂寞的緣故與對農夫的思念, 它們舉起了腳, 搖搖晃晃地往南方城市出發。

故事結束在十月某個幽黑夜晚, 在一個傳統節慶裡的屠殺歡宴, 舞者Reijo Kela將火點上了穀倉。這個作品是一個非常悲傷甚至是絕望的演出, 敘事著對於漸次荒蕪死寂的農村地景評論。

~摘自The architectural Review's AR+d-最佳新進建築獎



淡江大學建築系研究所一年級, 城市游牧課程, 上課現況。

馬可房子裡上下裡外, 被學生的作品塞爆, 這裡沒有設計, 沒有光鮮時髦的裝潢, 工具散落一地。只有想徒手想把夢想完成的實踐者。

拯救這地

妳會發現未來館最有趣也最難以理解的作品，大概是中央高塔由來自日本藝術家磯櫓 (Sakura Iso) 的裝置作品「產生器」(Generator)。她一人進駐未來館整整兩個星期，人們的耳語讓她知道，這棟建築原是日據時代，由日本建築師建成，用做飼馬。日據末期，一名日籍軍官選擇在這兒自殘身亡，曾在衛武營當過兵的人都聽過這個耳語。夜深人靜時分，不時有人撞見，配著長劍的日本軍官騎著馬在建築物四周遊蕩。鬼影幢幢與日系祖先們的幽微能量，讓她的創作力更加旺盛。她保留了中央高塔裡用蚊香罐製成，為要安慰告念日本軍官的香爐。安靜仔細聽，來自祖國的蛙群正在唱著故土的歌。

中央高塔的上方別有洞天，有座供洗衣房儲水的水塔，儲水槽在經年累月的使用之後，還是被人遺棄了。水塔裡沒有水，只剩日月沙泥堆積起來的厚厚的有機物質，泥沙變乾碎裂以後，堆疊成美麗的幾何圖案。裡頭點綴不知從何而來白貝殼與鵝蛋，這裡是城市裡最恐怖但也最適宜安靜清修之處。



六十分鐘人
建築裝置 / 廢棄運土船上用人體廢棄物種植傑樹 / 義大利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 2000



需要一匹鐵馬嗎?

<http://www.clab.fi>

草本山莊
 和光 眞善美
 總價298萬
 買2+1房
 2628-1688
 淡水高爾夫球場 海景豪宅
 全新完工 世紀名宅
 世界之窗
 green golf powerland
 2622-3146

這是這 這不是其他什麼咚咚 這就是

文/馬可·卡薩格蘭德 (Marco Casagrande)

台北曾是構築群居社會最理想的所在。富饒台北盆地，時常氾濫的河水帶來肥沃壤土，季節性大雨則冲刷周圍群山巒巒表土，積於盆地之上。大海是如此地可親，河中滿是魚蝦。當原住民仍依循大自然的恩惠，尊崇天地萬物之神祉，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們則帶來了農耕技術。人和人性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天與地關係緊密。

現時台北是塊岩石，使構成台北盆地優質的自然條件，早不具任何意義。人們視大自然如仇敵，待把土地當作腐朽的水溝和垃圾筒，反正，人總愛窩在水泥洞穴之中，所以把台北說成是塊石頭，是非常容易理解吧？

都市瀟灑著充沛能量，人群緊密忙忙碌碌如蜂和蟻，筆墨難容。若把都市當作人體，這流竄的能量則可視之為「氣」。進一步探索都市的「氣」，當是人最自然的一部份。但這「氣」裡卻充斥著人和人之間，粗心判斷與扭曲誤解，人與大自然之間不再緊密，已然失去密不可分關係。

對於這座岩石台北城真是沒了好說。極端連連車流，恰巧證明有欠周詳計畫的基礎公共建設。無心人對大自然非放化學廢棄物，滿載特航聯的河流。金錢與

政治像是染缸和溼青，建構著冷漠煤燄無生機的生活環境。城，存在於地圖和形式上的都市計畫資料檔案之中。不過，當你找人隨意探詢有關台北的大小事，得到的回應多與城市本身無涉。同樣的，當我試圖憶起台北的模樣，實體城一樣完全稱不算數。因為，有另外一座與實體城異種共生的「城」平行存在著，這座變態的「人之城」，創造著「台北之氣」。

正如，道家老莊與孔孟儒學的哲學思想，在這城之中能互為參照共生，卻又矛盾對立的並行存在。台灣在全球雖擁有經濟和商業優勢和主導權，卻不是以實際正式「國家」的型態存在於國際社會。形式上存在的實體城市，無法吞沒變態的「城」。這座相生相共的台北「城」，直接連結大自然，與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產生共鳴，持人道主義的關懷，匯集著每個當下獨具意義的時時刻刻永垂不朽。

本文重新探討「人之城」與形式上台北城市風貌之間的運作關係，並試以台北盆地山脊之後的宜蘭農村為藍本，意在反映現實的台北城市。從各別單一的行為事件發想，企圖溯源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連結性。在此間我們發現，台北城市住民與住在宜蘭農村居民的興建私宅和操作手法，並無二致。不論是從台灣各地或是中國大陸來的移民，落地生根於台北後，人雖隨地移居，也把各地的意識型態植入台北。從另一個面向思考，台北與宜蘭間的高速道路即將開通，岩石化的城市隨之大舉入侵，這對最適建立理想社群的宜蘭平原會帶來何種變遷呢？

台北-宜蘭案研究短介

台北

鴿舍建築學

星羅棋布的鴿舍是台北屋頂奇觀。為了訓練出賽，鴿子總在城市的周遭盤旋。你吃鴿也吃鴿蛋。城市鴿舍的建造發展儼然成為一門獨到建築學。不過卻沒有建築師哩！鴿子是客戶，養鴿人依照自己的需求隨心所欲建造著非法鴿舍。養鴿人以兼顧舒適便利生活為前提，與鴿子同住一方屋簷，共築現代人與大自然之間的橋樑。

人層

若說閣樓是屋子堆疊記憶與潛意識的所在，那麼寶藏閣就是台北城的閣樓。寶藏閣聚落大致係有與舊時中國大陸城市的樓閣，這方安然存在鬧市城中的這方領域，規則和解決方案全然無涉，暫時性群體定居的住屋形式，是城市之中另外一塊領土。寶藏閣的住戶們，耕作著自食的菜園，有座公共露天蚊子電影院。樓面下進行不合法的房屋租賃交易，承租人為階級制，堵著你在寶藏閣混的時間長久而定。這兒沒有車子，每間屋舍的樓梯、階梯和街道皆手工建造。寶藏閣並不傷人，它的存在卻挑戰了整個現代都市系統脈絡。可是，自從不聽從在任意何樣版資本主義的經濟學，馬上會被貼上無政府外加恐怖主義精神堡壘的標籤之後，就某一方面說來，寶藏閣卻潛藏著存在的危機。可寶藏閣並不孤單，在台北周遭仍有許多這般非法聚落，把人層帶進城市裡。

希地露花園

小型私人的花園在台北城各處支配著無人之地。一致非法私人花園，永恆運轉，為城市帶來青蔬、中藥、香料藥草與美好至極的新鮮空氣。一方非法私人花園，是現代城市住民心靈療癒的處所，不論邀請別人進入花園參觀，或是把花園裡生產的新鮮蔬果，當成伴手禮贈鄰居聯絡情誼，相信人人都開心，神清也氣爽。

在地神祕

在古時，當預備要在山坡上整塊地耕種，或是蓋一棟家屋，想當然，還會蓋一間小房子，好讓在地神靈安歇。這就是小型在地神殿。神靈，可能只是剛好落在田中的一顆石頭。住戶們常祈求神靈佑祐農事順利，家畜平安。人們也把這些集體意識帶進城市，當人沒田可犁，便轉而向神靈求發財運。台北在地神祕，為灰暗街道抹上幾盞顏色。神殿景觀迥異於城市環境，神殿周圍常植上幾棵樹，甚至有座小花園。無論你拜神求靈的動機為何，在地神祕是城市人暫時解放時壓力，遠離都市喧嘩的安身之地。

夜市

直擊！或多或少多難非法型態經營營商個人事業雄心，決心與冷漠城市的撲克牌臉對決街頭的終極戰役，在夜市上演！夜市，像針一樣刺穿城市場域，光彩炫目精力旺盛，如針灸下針般讓「城」釋放出「氣」，並讓事物連連合聚。此事必然無怪孩子也懂。若不見，樣子看似嚴肅本執行例行動態，但顯然不是很積極。

檳榔意象

計程車運轉每天要花新台幣五百元買檳榔，嚼綠色小果實，讓他時常處在興奮狀態，精神飽滿。購買一包具成癮性檳榔，看似簡單其實裡頭學問才多哩。整體說來，檳榔文化瀟灑著誘惑、性感與神秘，檳榔西施身材很辣，佳人住在霓虹燈裝的公主小城堡裡，她為每位接近她的王子熱心服務，讓建築工人、運將、黑手與其他有需要的人提供暫時逃離灰色城市的溫柔窩。

宜蘭

清潔中心

宜蘭到處都有潔淨的水。水從山上隨著河流蜿蜒而下，地底自然湧的礦泉水也常見於各地的小池塘和溫泉。為便於洗衣及蔬果，宜蘭人在社區裡建造清潔中心。沒有任何金錢利益的交換，清潔中心是社區公民的言論廣場，居民聚首家常講八卦即是非。每位公民總期待著整潔清潔中心，或是設計更改清潔中心的外貌。清潔中心的建築，全是居民自運設備材料手工搭建，人是建物之主，絕對有權建物的工事，十分令人震撼！。在此大自然無處不在，目睹居民洗衣、洗蔬果的儀式，簡直接近神聖！

溫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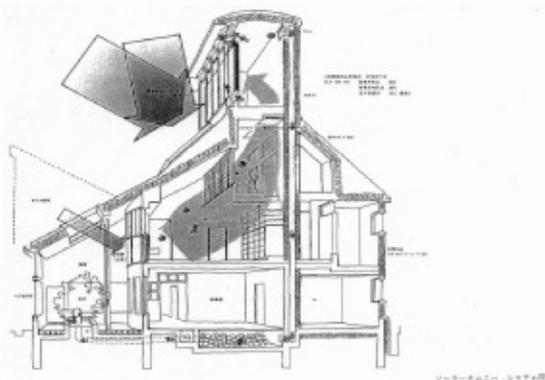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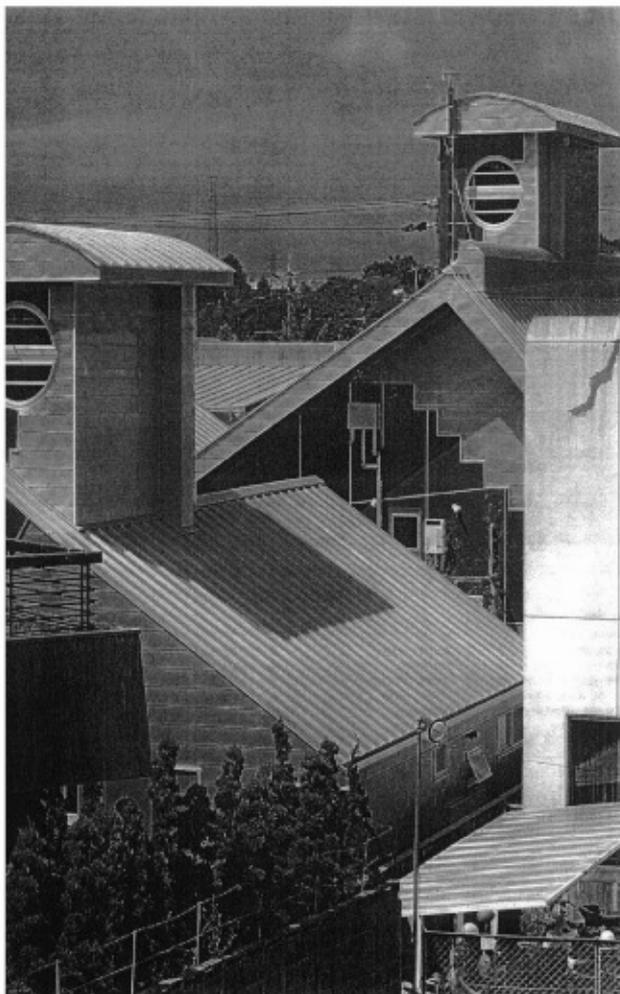
溫泉是門好生意。日據時代宜蘭溫泉便聲名遠播，如今新城市人亦視泡溫泉為一大享受。宜蘭尚有多處，免費讓你從頭到腳徹底梳洗一番的溫泉。例如，有處會供日本神風特攻隊，為將上自殺飛機的飛行員，洗最後一次洗澡的專屬溫泉。在宜蘭許多家庭每日必至溫泉報到，潔淨無比的溫泉，是整個社區共享的小秘密。自然溫泉的周圍環境，通過前人精準的計算，所有建築結構皆為必要建物從不花俏。比如，常會設置一處方便更衣隔斷小室；為避免小朋友涉足深水區的欄杆；湯湯欄；還有方便出入溫泉淨身所鋪設的階梯。當這些溫泉被有心商人發現，災難便結束。至少，還有一個人可以賺錢。這對整體的社區發展，也許有些幫助？

城市游牧民族

台北靠輪子做買賣，宜蘭也是！白天看來正常的街道，晚上則變身夜市，販賣各種小吃、飲料和其他有的沒的。小販們全仰仗各式人力或裝上發動機的推車，移動小吃攤子、運送蔬果、燒紙錢...在特定点點聚合營生。也有推車專門設計成用來回收後紙板，搬移堆疊農田裡稻草...等等。尋常百姓有著超高動員力，小買賣總找得到自己的舞台。一座由推車組成小城市老早就安排妥當。這些人帶著幾分農耕中國味，混著都會生活的調調，外加逐水草而居的行動力，他們是城市游牧民族。

農舍或別墅？

宜蘭三角洲是種稻米最優的夢幻所在。一望無盡綠油油的稻子閃著榮光，源源不絕的水資源灌溉整個農耕系統。可是近年，恬適農村風光產生了劇烈的變化。城市人正漸漸移居到宜蘭，他們花大筆鈔票買農地，在稻田中央農夫的農舍紛紛變身成中產階級的別墅。不久之後，台北往宜蘭的高速公路將會開通，地/房價自然也會跟著水漲船高。宜蘭的岩石生在稻田中央，為城市人量身定作的別墅，在農地中如雨后春筍般的兀自存在。質地相同的小岩石群正成形。把農人與大自然同聲應氣的農舍與中產階級別墅互為比照，又是一驚。宜蘭正漸漸轉化，變身成後城市養老復健中心，並且大舉朝大自然進軍，要將最初原始優質的生態環境，全盤導向物質商業化。



「太陽能片」(Solar Fragments), 由淡江大學建築系客座教授加藤義夫 (Yoshio Kato), 展示灣或國外住屋案例中, 利用自然能源生態建築以及重視地域性環境規劃的解決方案。

早在七零年代綠建築尚未被重視之前, 加藤先生便體會到建築與永續環境之間的重要性。他的重要研究包括利用自然能源的生態建築以及重視環境的地域性計劃, 並針對誘導式太陽能和可持續發展手法著手進行都市規劃。許多日本重要建築師皆受教於他的門下, 是當今生態建築的先驅



齊摩·波宏那 Kimmo Pohjonen 芬蘭 Finland

桀傲不馴宛如搖滾明星的外表下, 齊摩·波宏那是當今樂壇最重要的手風琴音樂開創者之一。1964年生於芬蘭, 8歲開始學習手風琴, 學生時期, 他在赫爾辛基等地接受古典音樂訓練, 並在芬蘭各搖滾樂團裡演出, 廣受注目。1996年他展開個人演奏事業, 以極度原創的曲風, 搭配環境音源與特殊音效, 加上生動誇大的舞台設計, 使其在世界各地飽受好評, 並被認為是芬蘭最重要的當代音樂家之一。

齊摩·波宏那的音樂風格複雜多樣, 他大量地與各類樂手跨界合作, 演奏風格涵蓋搖滾、民謠、前衛、即興、古典、舞曲、及劇場音樂等音樂類型。有別於手風琴一般給人的溫暖柔和印象, 他的曲風反倒流露出冷峻陰霾的超現實風格, 讓人彷彿置身於荒謬劇場裡, 時而讓人聯想起其芬蘭同鄉導演Aki Kaurismki的電影風格, 古怪之餘又有股黑色幽默感, 彷彿是對世俗凡人們的手風琴印象, 開了場認真的玩笑。





2004柏克萊建築獎首獎得主Agela Nkyia

家住城市

儘管對於提供可負擔的住宅做了不少努力，無家可歸的人口還是不斷的在增加。這個問題已經超過了都市區域密度合理的限度並衝擊了小型的社區例如Ames。當我開始研究無家之人時，我非常驚訝的發現有些街友擁有可以住在避難所的選擇，但是他們卻選擇居住在街道上。當無家可歸成為了生活的一樣選擇這就成了一個極大的挑戰。你怎麼能設計或提供一個家給一個不想要家的人呢？當那裡仍有一個選擇是居住在其他地方時，我們永遠無法視街上遊民的問題。但，有任何事情是我們可以協助這些選擇居住在街道上的人嗎？且當我們身為建築師時，我們如何辯證我們應該或是不應該介入無家可歸的問題呢？

繼續延伸，我同意都市規劃教授 Peter Marcuse 在他的論文“評論或Cooption - 建築師能夠揭露出無家可歸的源頭嗎？”中所說的“無家可歸不是一個設計的問題。但是他的延伸在建築學校中及在建築專業等都有被討論到，所以，建築師們被期望能夠幫忙安置當處於無家可歸的危機。我們能夠教育自己及其他人有關無家可歸就如同我們嘗試為他們安排住宅一樣。我們可以讓他們了解他們的需要本質上也是我們的需要。無家可歸是處於經濟問題的核心問題。

即便如此，無家可歸就某方面說來也提供設計者們一個新的途徑去重新思考住宅的想法。我們要怎樣才能或如何觸及無家可歸之人的住宅需要呢？

有非常多不同的原因讓一個無家之人拒絕避難所提供的設施。有些人享受挑戰每一天的生計，其他人不想要生活在別人的規矩之下或是規範或舉止及不論原因的期望，避難所提供了一個人生活最基本所需要的條件但是卻仍然上演著選擇住在房子或大街上的問題。那些選擇居住在大馬路上的人需要一些對於天氣、安全及隱私的保護就如同居住在家中的人所受的房子的保護一般。他們早已擁有不同於住在家人所使用的方法去取得這些。例如，他們可以到湯廚房去取得食物，其他地方去淋浴及睡覺的地方。與其在同一個屋簷下取得這些不同的需求，街友們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取得他們所需。就像住在家人的一樣。城市就是他們的家。

在我研究無家可歸的期間，我有機會與兩個居住在城市中的無家之人聊過。第一個人我是在一個男性避難所遇見的。他是一個Ames城的季節工作者並且他是為了洗澡及洗衣服而到避難所來的，但是他不在這裡吃飯或睡覺。不過假使有人邀請的話他也不介意留下來晚餐或社交。但是他拒絕了避難所免費提供的住宿。第二個人，另一方面說來，他不想待在避難所過夜是因為他覺得沒有足夠的隱私並且他不想去靠別人生活。他每天早起去檢空罐子微薄度日。並且每天花絕大部份的時間待在他自己的帳篷內讀書。自從一月開始住在那裡，但是當在秋天的時候他的家被暴風後他就不住在那裡了。

從研究中我學到一件事就是，無家可歸在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模式。在Ames你會發現到大部分的人都會工作不像其他地方的pan handing。所以說，Ames對無家可歸的人說來只是一段暫留的地方而不是他們的終點。大部分住在Ames街上的人只是來一個短暫的時間-大約六個月。例如第一個我訪談的人就是一個季節工作者而另一個只在Ames待了五個月並且準備要離開了。這表示有些在其他地方為了無家可歸所做的計畫在Ames可能行不通。任何街友計畫必須針對當地街友的生計去做獨一無二的考慮。

既然無家可歸是我們的新社會問題，街友游牧式的生活方式顯示了都會的定居方式。無家之人們就像現代游牧族找尋著適合他們的生活條件及工作而移動於城市間。而Ames特別明顯。第二個人可能會搬到Ames其他不被大眾所知的地方或南方一些較溫暖的州。同樣的，季節工作者一城市移居到其他城市去工作。但即使無家可歸的人居住在城市，一個確立定居的地方，並不為游牧式生活提供糧草。城市擁有一個安排私密及公共空間的規則及條款，藉此控制一個人的空間使用及舉止的結構體系。舉例說明，私密活動例如睡眠只被允許發生在私密空間而很難在公共空間發生。我們藉由設計不同功能性的房間例如餐廳、客廳及浴室反應了結構體系的空間安排。缺少了私密空間就是讓一個人成為無家可歸的原因。他們只能夠使用城市中的公共空間。因此這個空間體系由城市中區隔了游牧族。

一位美國建築師及講師 Robert Kronenburg支持這個想法，藉由提出假使一個人想要在一個地方創造家，他就必須要擁有能夠依照自己的喜好自由改變安排這個空間的權力。在他的論述“現代建築及可變性住宅”中說到“當我旅行的時候，我會將我的行李打包在一個小箱子裡，當我抵達我的目的地時，有一件工作就是我會打開我的箱子，將我的行李放在我所著的房間...每當我們到達一個不同的場所我們都創造了一個家，藉由使用我們的行李造成某方面的室內地景形式賦予他家的感覺。但不光只是行李的種類及熟悉感在短暫停留的空間中界定了我們的身分，重要的是我們擺置他們的方式。”他提了一個例子，一個完美的渡假屋應該給我那暫時的擁有著一個移動傢俱及擺設以讓他感覺起來更像自己的家的權力。可變性及物件都可調整以符合不同的功能性都是游牧生活的特徵及元素。根據他的論點，為了讓一個街友生活在城市中，一些城市中的公共元素必須可被調整且規範及條款需要被鬆綁，進而容許一些較私密的行為例如睡眠發生在公共空間。換句話說，提供一個居住在街道上的人一個家的方法就是創造可變性空間。

它解放了我們不在創造一個僅有單一目的去服務街友的空間。這對設計者及市民來說都是一個好消息。相較於創造一個新的建築物，會同時創造出要將它設置於那裡及由誰來資助建造工程的問題。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使用既存的元素，例如公車總站可以在特定的時間改成提供睡眠的場所。在Ames的公車總站白天的時候都在使用但是午夜之後是處於無用的狀態。我們可以設計他們在午夜過清晨六點時變成一個留宿機構。另外例如公車轉運站(目前Ames所沒有的)可以轉變為提供旅行者及街友的公共浴室、電信及置物櫃。

我們無法完全的安置無家可歸的議題而不去看造成的原因。家庭暴力造成的家庭破碎是聖何華州造成無家可歸的首要原因。但美國國內主要的原因是都市更新。都市更新計畫留下了一些都市貧窮的街友。這些計畫包括了許多的專業-建築師、都市計畫師、開發商及市政府。都市更新或許不是聖何華州有無家可歸的人的原因但是它仍然由遊民的游牧生活衝擊我們。我在Ames見到的遊民是來自舊金山、堪薩斯即美國國內的其他地方。所以我們並沒有因為地區而被其他地方造成的結果隔離。

遊民並不是一個建築美學及建構環境機能貧乏的設計，但是對於安置建構社會環境的衝擊來說是貧乏的。這也是為什麼遊民變成了一個建築的問題。建築的專業對於美學及機能學來說，社會牽連也是同屬這個專業的。遊民就某方面說來是反應了環境建構朝向著富裕且菁英但同時遺忘了貧窮的弱勢。所以，對於建築師們來說轉住安置遊民的問題不只是我們的期望，更是我們的使命。遊民已經成為都市環境中的新元素，而我們設計者的使命就是對社會提出警告。進而去提出一種能夠幫助他們的方法。由民事一個經濟問題而他們永遠會比我們貧窮。但是我們不應該就此遺棄他們。我們必須提供選擇的途徑去提供那些負擔不起房子的人居住的場所。

在城市中，游牧族們是被市民所憐憫的，因為真正繳稅支撐起城市的人是市民們。

一個建築師可能可以提供調整型公車總站的想法或是設計公共浴室，但是真正決定這些計畫的執行與否是屬於市政府的權力，同時代表了社區。而客戶不再是遊民而是市民。所以市民們應該對遊民負責！我們都同是這個城市的市民所以當遊民的問題來到時我們都必須要選擇。我們可以忽略他們，拒絕他們或是接受他們。但是，當遊民的數量繼續的在社區及全國境內增加時，我們很難去忽視這個問題。拒絕他們並且驅離並無法解決問題。再者，我們無法將絕大多數是由外地來的遊民再趕離到其他地方。我們應該接受他們並提供適合我們及他們生活方式的環境。

我們有機會能提供遊民居住的場所，但是這要靠建築師、社區及不同專業領域的人相結合。幫助遊民是我們建築師的責任因為我們曾受過設計的訓練包括給人的事情及住宅。我們的服務外應該只局限於經濟能力許可的人所使用的傳統房子，同時應該也包括無法負擔的人所使用的非傳統房子。



寶藏巖—— 我對Marco台北有基層系列作品之一的體識

文 / 謝英俊

第一次與Marco相識，是在Urban Flash, Linz會場，我與他被安排在同一個單元作報告，之前對他的認識，只是透過上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芬蘭館的作品，感受到他能透過建築實體那麼具象的手段，將強烈明晰近乎是政治正確的環境概念，提升到如夢似幻的美學創作境界。

在他另一個焚燒高層屋作品裡，則感受到一種反叛幾近與教徒儀式的行動藝術。可能是我對北歐過於簡化的概念，Marco讓我想到維京人與大海、荒原，榮耀不馴如「葛天氏之民」；這點與原住民有太多相似。

火

這次在台北碰面，第一個牽動的話題是「火」。「火種」，會把人聚集，就像目前我住的邵族安置社區，家家戶戶都生火，我們入境隨俗，生火成了每天近乎儀式的習慣。在傳統部落裡，火熄了是大忌諱；火是能量、生命的表現。在寶藏巖的作品裡，「火」成了核心。

真實

來自馬戲團家族，表演對Marco來講再熟悉不過了，他可以掌握得淋漓盡致，也是讓他的作品能有強烈感染力的原因，但是對身為建築人而言，這可能是另一種危機。他在一件喜愛的T-shirt寫上「CONSTRUCTOR」——如何讓強烈運動的表演與真實的生活連接——這具有不凡的意義，而這也是所有藝術創作者的夢想，一種永遠無法實現、無奈的夢想。

寶藏巖作品如果只是一個裝置、一個表演，意義不大，因它所傳達的概念已經了，如何讓社區的人真正的能生活其間（大媽、阿婆們必須從山頂盡頭順著搭設的階梯、橋走下來澆菜，居民開始進入一片片破敗但充滿時間痕跡的殘壁、藤蔓、攀爬的角落，去觸摸快速消失的記憶），在長時間的互動中讓人們開始重新思考都市發展、現代生活、過度消費、生態環保...等問題，更甚者，包含讓市民、市議會、社區組織與居民產生更深刻的對話，這才是關鍵。

在台北碰面後第二天早上，他帶我看過環境、述說他的設計後，我回以：「讓它成真！」他有點疑惑，因為台北市政府只提供15萬元，這經費包括所有的表演、遊行活動的費用。

隔天早上，我帶了一車的繩索、滑輪和工具，到現場時，Marco正拿著一支小小的破碎機與一堵水泥牆奮戰，他想打掉它，但是幹了半天，只打缺一個角，他看到我來，興奮地大叫，並從二層樓高的橋上跳下來。接下來的就是為期一週天昏地暗的constructor工作。

共生與再生的構築

在過程中，我們希望參與的同學能把自己當成居民：如何使用撿拾來的廢料、用簡單的工具，就現有地形地物發揮想像，克服重力，去構築。

在這種條件下的構築，無法精確繪圖與丈量，工具永遠不足、材料永遠需要拼湊使用，一切必須遵從現有條件，依附既有的殘破結構，再結合、再加固。新與舊、殘缺與殘缺、共生與再生，剩餘物與廢物，不斷的在追求新的生命。

遊行展示的推車，雖然有漂亮的草圖，但如何建造，令我們傷透腦筋，最後是在對面高架橋下工地，借來用剩的鑿裂廢料，加上輪子，5分鐘，美夢成真.....吊

上椅子、書架，掛上社區裡被任意丟棄的老照片、雜物，聯繫時空的列車，推出社區進入台北市。

整個構築過程就在種種困頓與驚喜中進行。一個接著一個的想法與觀念，像「天梯」一樣，（最頂上直上二層樓的梯子，我們戲稱為天梯），蜿蜒爬升。

Marco在離台前，興奮的提到：在準備進行的台北有機層計畫有新的看法了。

花與菜

寶藏巖下方原先是菜園，社區居民種菜或自己食用或社區分享或賣到市場，這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很自然的行為，但都市計畫、都市建設將菜園剷除，鋪上如茵的草皮，居民若在這裡種菜會被罰一萬八千元！

在寶藏巖作品裡，其中一個項目，是將緊鄰山腳下的一片草皮重新運給社區居民種菜，並利用擋土牆滲出的水澆灌，形成社區小型的食物鏈；這與Marco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作品類似——利用廢棄的駁船，鋪上威尼斯市一小時生產的有機廢棄物，種樹，形成小公園。

種花草必須由公園管理處花錢維護，種菜，居民自己會照顧得好好的；種花草讓台北市看起來有國際都市的形貌，像新加坡，種菜顯得窮酸；種花是消費，種菜是生產。社區居民是都市的弱勢者（經濟上）、邊緣人，一小片的菜園是他們生存的依靠，無能力消費意味著沒有能力破壞大自然，無能力剷除歷史。

公園處會好心贈送花草來美化這片菜園，但被Marco善意回絕。居民怕被罰一萬八千元，始終要求必須保證不被罰才敢種，雖然口中不停地咕噥著，但是手上卻是不由自主地進行翻土、下種的熟練動作。

高架橋與快速路

與Marco坐在第三階無牆、破樓板的火塘旁，眼前是一無遮擋的福和橋和環河快速道路高架橋，車輛潮水般的流動，高架橋優雅平滑的曲線，與寶藏巖廢墟似的靜止，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這反差之下，益發顯得寶藏巖的豐富與時間的厚度。它是台北市的閭閻，一個積存歷史記憶的基因庫，這反差也讓「廢棄物」顯現出新的生命力，Marco如此認為。

廢棄物

「廢棄物」是在「有用之物」的觀點上得名，Marco替垃圾找出路，在廢墟中找殘存的生命基因。說也奇怪，我迷戀吳哥窟廢墟的形貌，但一直認為那是都市最美的屍體，並在原住民身上中看到永續的脈絡，而我們災區這支遠征工作隊的隊員百分之八十不是殘障、痛風，就是酗酒過量酒精中毒者....

有機

「天梯」邊，在柱子夾縫裡，長出油綠綠的姑婆芋，可能幾十年沒人打擾它，應該繁衍幾個世代了，就像寶藏巖，三不管地帶，都市的角落，幾十年的繁衍，形成無比精美的人居空間，再完美如高架橋的平滑結構，在它之前也顯得貧乏單薄、輕狂無知。

大自然的微妙力量，生命的有機性，在人為干擾下，只是暫時「起來，在不為人知不為人碰觸的陰暗角落裡，等待。

越王勾踐

圖 / 葉偉立、吳語心



臥薪嘗膽

越係古代越人所建之國，越王允常時其國漸強，故楚國乃聯越以制吳。前四九六年，當越王勾踐即位不久，即打敗吳國。兩年後，吳王夫差攻越破都，勾踐被迫屈膝投降，並隨夫差至吳國。臣事吳王，後被赦歸返國。勾踐自戰敗以後，時刻不忘會稽之恥，日日臥薪嘗膽，反躬自問「汝忘會稽之恥耶？」。以後，時刻不忘會稽之恥，日日臥薪嘗膽，反躬自問「汝忘會稽之恥耶？」。

一天生發——給歐蘭朵

文 / 偏鳥兔犬

我說你寬，什麼想留也留不下。我說你像，要像那個最追求夢想卻最終跌成粉狀的翅膀，所以你留下，我新海路上的嘔物，一走出來，吞不下去的乾嘔，臉乾耳熱，胃腹深處啪打啪打的激發。如果你沒想讓我知道，我會不知道，我們過去的朋友失少散開，不聯絡的極端不能避開的平淡，我莫名其妙地知道，在陌生人的網誌上，聯想到難道是你，是你，不幸可以幾分鐘就得到證明，轟然悶響沒有形狀，我只不過願意惡狠狠地看著，之後一隻受傷的蚯蚓在相對尖硬的水泥地上掙扎，牠脫離了立場，走向死亡，一下子緩慢推行一下子蜷曲糾結失明跳動，我沒救牠，因為也沒人救你，你當場慘死，肉色微黃，口眼開，兩手微握，頭緊緊。

早上你還在跳舞，很久不踏入的小劇場，我還看見你遠遠的笑語，是最後一場公演了，是有一根剛來的柱子吧，你們玩鬧著跳舞，流蘇羽毛搔癢，我在音控台上面，看著你們的舞台感覺好大，那時我也很愛笑。中午可能太熱了，大家休憩躲藏的地方都不一樣，找不到對方。再來，臨晚鐘敲打，誰都知道事情怎麼樣。

一天是五年，五年是十年的一半，頭髮來不及長長。

但是，你讓我更賤上要找尋夢想，還有開心的願望，向渾渾噩噩宣誓，顫抖褪去所有一切害怕失敗的遲疑，因為我在計程車上聽到酒醉的恰恰就又沾淚，因為看到某個雞巴爛司機又酒駕撞殘別人的家庭就想揍人，而我握著拳哽咽，聽到南方之星的<?の海で抱かれない>，振り向きもせず夏は去くけど，また太陽は空に燃えるだろう，さよなら僕のいとしのAngel就能安靜，就能好好記得你，因為啊，你不就是那個天使嗎，當夏天頭也不回地遠去，你就說了再見，你是被思慕的人。

掉文冗冗長，宜直心，從來不知道青春早夭會這麼令人指天恨地，化成紙灰不足以道寬。黑白明月，點點螢心，你一路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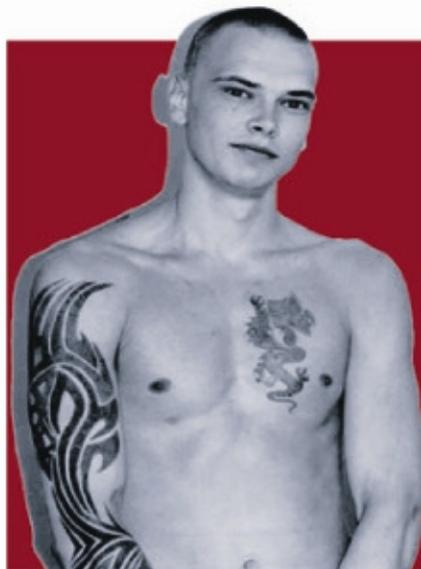
愛沙尼亞塔林監獄囚犯所做之詩

那法庭，法律，律師，角色，陪審團的有罪決議，不准假釋。
他們擁有，那護衛，警察，酒吧，鎖鏈，監獄，集團，我的身體在那水泥盒子裡。

那幫派，槍戰，東方來的槍手，西方來的集團。
那強盜，殺手，走私，毒販，麻煩，戰慄，幻想的泡泡，給母親和小孩子們。
那毒品，安非他命，快客，煙草，他們撒下，仇恨的種子。
那謀殺，對決，打鬥，砍人，偽善者的毒咬，上帝，你看到了這些，但你從不出現。

那小偷，老鼠，工人，植物，魚雷，坦克，你想要一些毒品，不了謝謝。
那盜賊，侵入者，搶劫者，清道夫，戀人，仇家，整個系統是完全無望的。
那結核病，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所有的性病。
那警衛，生意，賄賂，貪心，只有錢會說話，其他的都是胡說八道，騙等等，麻煩事勒。

那奴隸，吸取者，性變態，強姦者，這個系統有著，被鎖住的許多骷髏。
那黑暗，但我看見了，那寂靜，但我聽見了，沒有空氣，但我呼吸著，沒有生活，但我存活，沒有上帝，但我仍然相信。



無字天書推介書單：

無政府主義園丁：希地湧花園

CityZen Gardens for Post Urban Meditation
希地湧花園「後都市化」的冥想空間

無政府主義園丁在都市的環域裡隨機地披上新衣-人羣。現代都市生活充滿著都市人自身虛構的壓力，時時活在被他人支配的驚恐幻象之中，使都市人全然失去生態平衡與精神康健。無政府主義園丁從這一團亂的迷霧中抽身，把都市轉化成仁慈的人性空間。

無政府主義園丁相信人性本善。仁慈和其他使人有益道德觀像是空氣一般與人常在。當空氣被發臭了，當人不能再呼吸新鮮空氣了，我們才注意到空氣的存在。若我們轉個彎到走到風起的地方去，空氣又變的清新了。

乍看無政府主義園丁的作為，在現今的社會標準下似乎注徒徒勞。良善仁慈對高唱物質主義的社群毫無意義，但誰在乎輸贏呢？

都市針灸術

- Towards the Dictatorship of Sensitivity 朝著敏感專政前進

開始時有兩個步驟需要注意，一是在城市裡找出其深藏難尋的「氣」，再是要判斷何處是下灸最佳的地點。可是我們先搞清楚，什麼可做都市針灸術的針。當都市的氣空礙難通納垢藏汗，建築師、環境規劃師、公共藝術、藝術家和其他藝術相關的創作者、社會人文學家等這群都市計畫者，有責任打通屬於都市的任督二脈。

都市針灸術需要計畫者在各方面有基進的敏感度和自我犧牲的決心。你對都市裡發生的大小事眼若指掌，並且透徹明白都市中的有機能量如何運行。這天生的易感讓都市計畫者，可以在過度擴張的大都市裡，輕易的指認供都市無礙有機運行的能量來源在何處，並釋放氣的能量，使之不至淤塞難通。

朝著敏感專政前進，意味著起明教化內心真我的過程。敏感專政獨裁者，要披上全副易感的神經，去感受真之真與能之行。他無時不刻處於和無休止大量資訊故送支配思慮的交戰狀態，他的任務是找到蘊含在都市之中真實片刻，並設法讓真實重臨都市。

死氣沈沈是都市的原始氛圍，人，讓都市充滿鮮活的氣力，人性光輝讓都市生生不息。當光輝黯淡，人去樓空，都市只剩死路一條。讓人性真實存在的每一片刻顯現出來，這些城市的建立才有意義。請暫停所有預期的選擇和決定，經濟考量和滿足私我的利益交換。都市便會有機混合著意外，而令人安適的結果總在這時發生。

C實驗室：P.U.R.T.後城市復健療法

- 逃避現實者的新答案

後城市復健療法(P.U.R.T.) 是為了讓逃避現實者再度面對真實的一連串治療，其最終目標是讓患者回歸大地根基-穴居人的居住形式！

後城市復健療法最大的特色在於，先將患者從充滿政治紛爭、壓力、太過物質令人煩瑣的現代社會徹底隔離，再安排患者持續性的做穴居人型態的治療。

在這兒依循老祖先流傳下來的智慧，僅提供最低需求的生活所需。其中包含：一座有頂遮天的遮蔽物、身家安全無虞、基本飲食。讓必要的身心愉悅替代令人充滿壓力的物質主義。

人總要先置死地而後生。

奈格果能：染帝國

革命的時刻又到了！無產階級仍在掙扎帝國主義還是文風不動。蘇維埃共和國已倒下。巨大石油礦藏仍在這裡。從前只聽說人是被敵人奪去生命，現在人的生命卻是逐漸枯萎。敵人是慘白的灰色。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化學戰發生時的情狀。大規模地殺人於無形，終結敵人的最佳手段。

誰能忍受弄髒自己個兒的家園？有當然錢的大爺當然有權把運到國外去？中國是最佳地點，在中國設置工廠產出的貨品，當然會準準時時運送回家。中國人那麼多，再重蹈毛主席文革型態的大屠殺，去刺激產業發展，應該沒差。勞動階級在喜馬拉雅山脈和戈壁大沙漠隔出範圍內的大都市裡苟且偷生，財富卻只被極少數的人賺去了。沒人真正清楚或在意吧？噫，不過他們都愛錢，當然。

這支由美國、中國、俄羅斯組合而成的三頭巨龍包天吃四海。俄羅斯勉力存著一口氣，美國和中國現在則是相煎太急的學生兄弟。有人定要低頭告繞屈服情勢，中國當然無須跟從，但其他國家可就難說。無論如何俄羅斯總會在地球最北的寒地上苟且偷生。資本主義完蛋了，工業主義走到末途了，新納粹主義誕生！為求優秀人種繼續大量的繁衍(Pollutionsraum)，他們改寫歷史，遺忘八零年代經濟強大繁榮的過去，處處和人宣戰，這是殖民上月球的好時機。

中國、美國誰會贏得最後的勝利？若中國事生產，美國主消費，中國會是贏家。可美國正在中國墓長滋生之中；中國人則在美國生生不息繁衍著炎黃後代。所謂的民族融合長成了橫越太平洋的金剛巨獸？中國和美國合而為一？

也許非洲會存活下來，因為那兒不但窮還寸草無芳。等到鑽石都採光了，這乾黑的土地上，仍只會有幾間臨時搭建像工寮一般的臨時屋舍吧？賈拉登人在蘇丹，大概只忙著把得來不易的飲用水裝到瓶子裡，順便幻想著嚼口香糖會是怎樣的滋味，像是被閹割的人，老是盤算在世界各地搞些有的沒的大小復仇爆炸案，他不可能有勝算。或許，他在非洲仍有贏面？對他有利的話，利比亞的領導人卡達菲(Muammar Gaddafi)和猶太人不是正在跟前？賈拉登的算盤早就打點妥當，若是到美國祝賀沃土的中西部(Mid-West)炸個幾次，卡達菲和猶太人都會為他展現熱烈歡迎的雙臂！

歐洲，誰理啊？我們可以有進有出在消費主義至上的世界裡，好端端的活著，也許就這樣一直下去也很不錯。啊！說到新世界的秩序，環境嚴重破壞的問題大概會撲殺整個亞洲，這樣也許就不會有戰爭了，或者他們只會有一些自相殘殺，但肯定到歐洲無害的小戰爭。中國腹地廣大，自然有足足的空間呼吸。他們一胎化的政策，只留下被選擇活著的小公牛們得到所有資源。大批尋常百姓家庭，會把家中唯一珍貴男丁送到北京紫禁城裡頭去參加兒子極權俱樂部。比起近鄰台灣好像健康多了？不幸的是，台灣成了美、中國的附庸實驗室，跌在自己的宿命上。

這世界的新路到底是什麼玩意？別在開弄中國了。有錢？拿來給我們呀。我們會把你從你自己的深淵拯救出來。

那在寒極圈俄羅斯，會如往常一樣。經常在惡劣的環境下挨寒受凍，深黯休養生息之道，只待收割之日來臨。說不定這次該俄羅斯買下整個新型中美混血混生的那個美國呢！唉呀，我的媽噠，誰叫他是被撿選出來的那位。

識寓

Nikita_Chi-ling Wu

天際無邊，這時只深深淡淡地，正著上三道顏色。

漸逼入山穹的雲，帶一抹將和世界告別，遺世的紅，在最遠處掛著。

那紅，在隨性種染潑灑的深線中悄然退席。

那線，是森林反射眼臉下的光暈。

兩道彩，瀾瀾輕輕地劃下，成無關緊要的背景，

很容易被視覺輕易慣性忽略。

光跡暫留稍逝，即刻即逝。

燥燥閃閃佔滿地的，是從腳底延伸直至無際冷冽的白。

這色，難自純粹，尤其在深冬多得沾染些個泥黃雜質，方能顯出無色之色。

呼吸，吐生命微瀾團氣，納周圍劇烈的凍。

雙手沒有知覺的碰，胃弱翻攪，身體覆厚層膠

膠大衣，頭似要吋吋併開了。

聽覺仍在帽蓋之下正常運作中。

風兀自呼嘯，揚著不知所以的晃蕩實申。

物，自遠方進入空的空間，傳遞雜音嘶嘶沙沙。

正移動的團塊星火，閃著溫暖溫度。

影中樂，強度漸地高升，節奏幽緩紛亂離定，藏

於可供依循的聲線之外。

嗶~嗶.....嗶~嗶

嗶~嗶.....嗶~嗶

咚咚咚咚

仔細分辨，知曉那是一種沈重醫痕地表的深刻。

星火照著無律之路，方向朝這裡遊移前進，變

做越來越清晰，恆定躍動的炬光。

模糊難認的光影，顯示那物有人形的模樣。

一時間，觀者與表演區在這絕漠遺世冰原地表上絕對劃界。

焦點全聚在那物。

火赤焰高度，比物的身長大上十倍。

物無裹任何可供遮蔽藏寒的衣物。

裸身，卻穿著普通黑色雨鞋，肩綳鐵製毛皮背

帶，八尺長的鐵鍊，讓物和正燃燒的火，保持安全

領域。

大口用力喘息，交雜劈啪響，懣人心懸割地聲。

馱火的物，漸地往這裡靠近。

當火的距離與這裡只剩零點二三公尺。

周遭溫度，頓時高升。

那無處躲的熱，仔細看見物全身豆大雨般汗滴。

物只將視線定睛。

那即逆瞬間秒刻。

物的眼睛對我吶喊著禱詞和咒。

明確聽見了，卻解析不出語言。

物，回頭。

再度上路似的，吸了一口氣，抬起腳，然後，另

外一支腳，往不知道的方向跨去。

嗶~嗶.....嗶~嗶

嗶~嗶.....嗶~嗶

咚咚咚咚

當星火出了舞台之外，天色完全暗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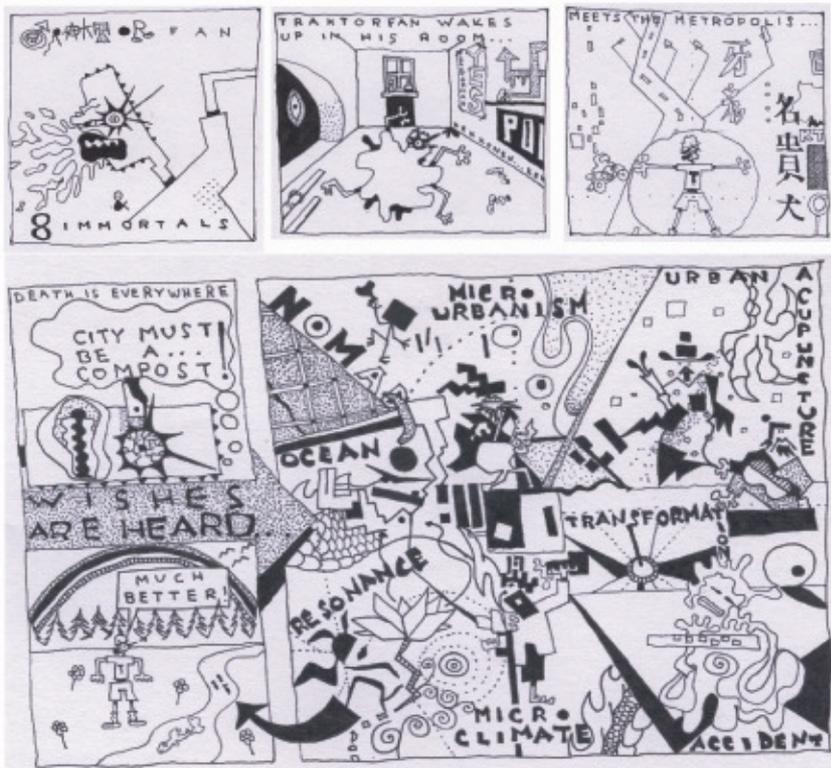
風仍嗚呼。

生滅之間，刺我。

天與地，空間與皮肉，出，幻化幽暗微明，是為

神微寓象。

MARCO塗鴉



發行人 馬可卡薩格閣 阮慶岳 文字工 巫祈麟 陳右昇 美編 簡文女 如 吳語心 妮基塔 聯合報高雄印刷廠 印製 特別感謝 淡江大學建築系 東海大學建築系 實踐大學建築系 2005台灣設計博覽會未來館

